

以筆爲劍 書青史

施叔青：女性作家不能在大河小說的園地缺席

作家施叔青

白舒榮◎著

以筆爲劍 書青史

施叔青：女性作家不能在大河小說的園地缺席

作家施叔青

白舒榮◎著

20x20=

地名叫蝴蝶木

原稿紙

那隻鳥係搵金

有隻鳥，攞開那

她快步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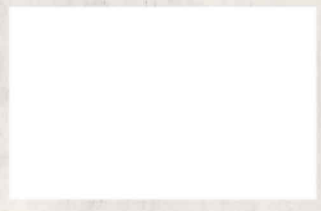
，

嘆

最

燈籠也閃着夜戲。

草馬一腰一身的脂粉



是，向他要開
心，下決定跟
戲台上搭鋪得

20x20=400

公元一八九六年，香港
少年義行社，香港

樓子

遮山岸

柴利

「女性作家不能在大河小說的園地缺席！」

施叔青豪氣萬丈地說。

十七歲以小說〈壁虎〉登上文壇的施叔青，經白先勇、陳映真等人提攜，自己長年一路耕耘不輟，不斷自我挑戰，又不斷自我完成，推出作品皆佳評如潮。以「香港三部曲」、「臺灣三部曲」立足臺灣文學史的她，是少數成功以女性觀點書寫大河小說的作家，時代背景格局宏大，卻又透著女性細膩的觀察與感知，讓香港、臺灣兩地的歷史得以用不同於父權的氣勢、迥異於英雄氣概的呼喝詮釋而出，使我們看到了另一種嶄新的可能。

「香港三部曲」因此被香港《亞洲週刊》評選為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臺灣三部曲」則成為女性解析臺灣歷史的文學經典之作，兩部鉅著更讓施叔青榮獲第十二屆國家文藝獎之殊榮。

施叔青以筆為劍，於歲月洪流中刻畫下香港、臺灣的清晰面貌存世，也一路用她的生命經驗為臺灣讀者提供可貴的視角，讓我們得以游返，用女性的、純文學的細膩角度，追溯自我與故鄉的本源。

ISBN 978-957-39-0813-5



00320



9 789573 908135



VISTA
PUBLISHING

以筆為劍書青史

作家施叔青

作者 白舒榮
總編輯 葉麗晴
執行編輯 李偉涵
校對 李偉涵
美術設計 李偉涵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以筆為劍書青史：作家施叔青 / 白舒榮 作。 —

初版。 — 新北市板橋區：遠景，2012.3

面：公分。 — (人物風華：03)

ISBN 978-957-39-0813-5 (平裝)

1. 施叔青 2. 女作家 3. 臺灣傳記

783.3886

101000899

創辦人 沈登恩
出版社 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郵撥 07652558
地址 新北市220板橋區松柏街65號5樓
網址 www.vistaread.com
電話 (02) 2254-2899
傳真 (02) 2254-2136

發行部 晴光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郵撥 19929057
電話 (02) 2251-7298
法律顧問 世紀聯合法律事務所尤英夫律師
電話 (02) 2225-2627

初版 2012年3月
書碼 978-957-39-0813-5
定價 新台幣 320 元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Printed in Taiwan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National Culture and Arts Foundation 贊助出版



以筆爲劍 書青史

作家施叔青

白舒榮◎著

陳序 從孤島到孤島	008
施序 自我挑戰 自我完成	010

第一篇 原鄉臺灣島

1945-1970

第一章 鹿港女兒	014
第二章 一邁步就踏進了主流文化圈	023
第三章 文學路上的那些導師們	030
第四章 渴望成為西蒙·波娃式的重量級女知識份子	037
第五章 探索人類隱秘幽深的內心世界	042

第二篇 遠嫁曼哈頓島

1970-1972

第一章 走出校門就進了婚姻門	052
第二章 在紐約當了一次導演	057
第三章 她告訴自己，該回去了	063

第三篇 回歸臺灣島

1972-1977

第一章 傾力學習中華傳統文化	072
第二章 反芻異國經驗，重回創作狀態	080

第四篇 客居香港島

1977-1994

第一章	走進絢麗繁華得像舞臺似的香港	089
第二章	在上班的日子裡	095
第三章	叩訪眾藝之門	101
第四章	踏足神州，探尋文化根源	108
第五章	告別職業生涯，咀嚼香港生活	119
第六章	為香港立傳，找回女性詮釋歷史的權力	127

第五篇 重返臺灣島

1994-2000

第一章	皈依佛門，成為聖嚴法師的弟子	148
第二章	將後殖民的思考轉向臺灣	162
第三章	天涯招魂，尋找新的創造力	168

第六篇 定居曼哈頓島

2000-

第一章	再次經歷定位的自我掙扎	180
第二章	用小說展現臺灣數百年歷史風雲	185
第三章	向佛祖和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們汲取營養	193
第四章	無需再花力氣於曼哈頓的書房裡塑造一個「故鄉」	202
第五章	不斷同自己的靈魂決鬥	209
後記		224
施叔青年表		225

從孤島到孤島

從鹿港到香港的旅程，施叔青耗去半生的時光。當年她在少女時代登場文壇時，從未預見將成為一個受到眾多議論的作家。她以文字與書寫，以持續不懈的精神，改造個人的命運，也改寫了女性的歷史。如果說她的創作歷程，是與整個戰後臺灣歷史的發展等長同寬，並不為過。

一九四五年出生於海邊小鎮的施叔青，比她的朋輩還更早受到文學啟蒙。動筆寫小說，對整個社會來說，可能極其渺小；但是對整個家族而言，卻是驚天動地。小說的想像，文學的嚮往，把她帶到天涯海角。站在異國的土地，她回望臺灣時，才深深體會那生她養她的原鄉，竟是她所有故事生命的泉源。

遠在一九六〇年代，她以少女的身分躋進現代主義運動的行列。早慧的她，立即受到矚目。文字中呈現的意象，變形而扭曲，幽暗而污穢，幾乎就是她內心感覺的再呈現。當她能夠以奇異的想像描寫內心世界，就足夠顯示具有過人的勇氣，直視人性中的邪惡與灰暗。那種洩露天機似的書寫，已經預告她將是日後的重要寫手。早期的小說《約伯的末裔》與《牛鈴聲響》，有意無意在現代主義技巧中，融入素樸的女性意識。她可能是文學史上的關鍵人物，完全依賴純粹的創作技藝，成功地把現代主義書寫引渡到女性主義思維。她是一個成功的典範，尤其她在紐約完成《琉璃瓦》與《常滿姨的一日》之後，屬於女性主義者的聲音已經卓然成形。

她是值得寫成傳記的作家，因為她的創作史與生命史，可以說全然重疊。她誕生於一個封閉的年代，當時社會中所謂的主流價值，就是以男性權力與異性戀觀念為中心。被壓抑的臺灣，使所有知識份子的精神出口遭到封鎖。如果男性在那時代都覺得非常苦悶，則身為女性所承受的枷鎖，還要加寬一倍。通過文學啟蒙，她看見自己的歷史、自己的身體，是如何受到綑綁。投身於現代主義運動時，她已經使用各種故事的述說方式，表達內心深層的不滿。她脫離臺灣的僅有選擇，便是出國留學深造。她結婚的對象是美國人，在那裡，她的創作技巧發生劇烈轉變。在陌生土地上，在異國通婚上，有生以來第一次察覺到，自己的東方意識與女性意識。這是生命中非同尋常的跨越，她的歷史記憶與身份認同，開始源源不絕注入她小說的靈魂裡。

她的生命歷程，其實就是從孤島到孤島的無盡止旅行。如此迂迴漫長的旅程，始於孤島臺灣，停佇於孤島曼哈頓，最後抵達孤島香港。這一段漂泊漫遊的經驗，正好暗示女性在歷史流動中，徬徨無依的命運。正是在香港的土地上，她寫出了一系列的短篇小說《慄細怨》、《情探》、《韭菜命的人》，以及長篇小說《維多利亞俱樂部》與「香港三部曲」。沒有這些孤島的先後連結，就沒有她小說的骨架血肉。每一個連結，其實是斷裂的，卻又是互通的。幾乎可以說，她的美學思維，不僅是從現代主義過渡到女性主義，當她開始寫香港的故事時，又從女性主義銜接到後殖民主義。孤島的象徵，可能是女性命運的隱喻；但她能夠利用精準的美學予以串起，而且是通過渺小人物的穿針引線，掌握歷史演變的主軸。

她最擅長的技巧，無疑是以小搏大的書寫策略。她的敘事觀點，總是選擇站在社會底層的邊緣立場，牽動整部小說的發展。「香港三部曲」如此，二十一世紀寫成的「臺灣三部曲」亦復如此。因為處在社會的最低層，最能發現權力誤用與濫用的真相；因為站在主流的邊緣，又更能明白整個歷史板塊的移動。她小說中的底層角色或邊緣人物，無非是被殖民者與女性身份。只有站在那樣的歷史位置，才能看見權力運作的全貌，從而感受時間與空間的重量。也只有從那樣的視野進行觀察，才能明辨被傷害、被壓迫的事實。

這部傳記，清楚描述女性現代主義作家是如何誕生，以及她的整個心路歷程的成長與轉折。通過作品的細讀，史料的探索，與訪談的經驗，逐步把施叔青的文學道路拼圖出來。其中有關她早期的啟蒙，特別是陳映真帶來的影響衝擊，著墨甚深，清楚掌握一個藝術靈魂最初形象。如果能夠進一步探索這位作家與臺灣歷史命運的辯證關係，當可理解她投入干涉歷史的動機與動力。離開臺灣歷史脈絡，等於是離開小說營造的核心精神。無論如何，傳記執筆者的用心與企圖歷歷在目。未來有關臺灣現代主義與女性主義的研究與解讀，都很難迴避這部可觀的傳記。作者所懷抱的敬意，既是朝向文學，更是朝向作家，自始至終都維持最飽滿、最誠摯的態度。

陳芳明

自我挑戰 自我完成

得知自己是第一位獲得國家文藝獎的女性作家，令我很深的感觸。

雖然興趣廣泛，涉獵也相當龐雜，唯獨對文學創作我是用情至深，一直把寫作當成生命中最主要的志業。我把用眼睛觀察到的，心靈所感受到的世間百態訴諸文字，要求不斷的超越自己，創造言而有物的作品，最好能夠使每一本書的藝術性邁入一個更高的層次。創作有如爬山，只為那更高的一層。長年來我未曾放棄對自己的期許。

從少女時第一篇小說〈壁虎〉登上《現代文學》雜誌，寫到如今白髮蒼蒼，一路走來，彷彿就是為了實現一個使命——

女性作家不能夠在大河小說的園地缺席。

中國的文學傳統，由古至今大部頭的大河力作，幾乎無一不出自男性作家筆下，因緣際會，移居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身處華洋雜處的殖民地社會，觸動了我以小說撰寫香江百年歷史的契機，我有意識的採取女性的角度，創造一個受性別、階級、種族三重壓迫的人物——黃得雲，以小搏大，站在女性立場發言，找回詮釋歷史的權力，而一直以來這項權力都是掌握在男性作家手中。

但願我的「香港三部曲」填補了這個空缺。

近八年來，我孜孜不倦地研讀、思考臺灣的歷史，按照我的理解與認識，憑想像重現我心目中過去的臺灣，企圖以小說為臺灣立下史傳。

我把自己關在異國的書房，終日與發黃的舊照片、文獻史籍為伴，以中文書寫已逝的歷史，所用的語言以及所寫的時代，與窗外的紐約相距何其遙遠，之所以在這與現實世界的疏離之下，猶是執迷不悟，一部又一部的寫下去，從清朝縮影的鹿港，我的原鄉，寫到日治時期的花蓮，還有那至深的臺灣傷痕——二二八事件……是因為深深沉醉於創作的樂趣，身陷其中，無以自拔。

作家憑著想像力，把人物從虛空中召喚出來，讓他們回到歷史的現場，還原重現那個時代的氣息風貌，從無到有，創造的過程令人心眩神迷，文字語言的魅力盡在其中，更何況有評論者認定我的歷史小說比起史學家對同一時代的撰述更能感動人心，貼近歷史的真實，展現了未曾為史學家所發現的生命力，更生動傳神的代表那個時代的社會。獲得這樣的肯定，也是支撐我在這文學創作沉落谷底的時刻，猶能創作不輟的力量之一吧！

摘自第十二屆國家文藝獎專刊施叔青之得獎感言

施叔青



GEORGIA O'KEEFE MUSEUM

(Faint handwritten musical notation and lyrics are visible through the paper from the reverse side.)

第一篇

原鄉臺灣島

原鄉室

第一篇

A. 1945-A. 1970

5. 1
(H12)
(T105)

臺灣島

第一章 鹿港女兒

每年每月每日每時每刻，都有人降生到這個美麗而喧囂的世界。

人不能選擇降生時間，也不能選擇降生地點和家庭。

諸如這些不能由人選擇、天然加諸於人的，就是人們常說的「命」吧。

不能否認，人各有「命」。

施叔青應該說——「命」不錯。她出生在二戰後，躲過了一場慘烈的人間廝殺；她落腳之地不是窮鄉僻壤，而是在歷史名城——鹿港；她生長的家庭雖然不算豪富，卻也小康，無需像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

但是，如果能讓自己選擇出生年月的話，施叔青可能希望比一九四五年再早一點看到人世，也免得她總像沒趕上一場亂哄哄的熱鬧似的，常為自己欠缺了躲空襲警報和逃難的經歷，感到若有所失。

其實在舉世歡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反法西斯鬥爭取得巨大勝利的隆隆禮炮聲中誕生的小叔青，沒趕上的豈止是戰火中的逃難和躲空襲，幾百年前故鄉鹿港的風華絕代歲月，與她遠得更加離譜。如果她知道自己的先祖們曾自由橫渡海峽，用大米蔗糖換回綾羅綢緞，在鹿港看罷家喻戶曉的七子戲《荔鏡記》後，又在泉州街頭聽美妙動人的嫋嫋南管樂……這麼多好玩有趣的事都沒有她的份，說不定要嫉妒得憋紅了小臉難過得哇哇大哭呢！

不過，別擔心，她的長輩，長輩的長輩的長輩——算一算，那得多少代，講故事的話，開頭一定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既然許多先祖們都沒能趕上的好時光，哪能輪得上小叔青遺憾難過呢！

雖然如此，故鄉鹿港始終是小叔青和長大後的施叔青心中的驕傲和心靈的歸屬，是她夢魂牽繞的原鄉，也是她文學創作堅實的大地和取之不盡、用之不絕的活水源泉。

鹿港位於臺灣西海岸的彰化縣西北，與福建的泉州隔海相望，在清代曾經有過「小泉州」之美譽。明末清初，閩南和粵東一帶的大陸先民從這裡泊舟登岸，輾路藍縷把鹿港開發建設成商賈雲集、人文薈萃的經濟、文化、軍事的樞紐，成為當時僅次於府城臺南的臺灣第二大城市。

如今的鹿港雖已鉛華褪去、榮光不再，但當年的廟宇和袖子般的街巷，以及風味小吃大都完好地保留了下來。三步一小廟，五步一大廟，各種廟宇琳琅滿目、星羅棋佈多達數十座。其數量之多，佈局之稠密，可謂全臺罕見的人文景觀。

當年往返於海峽兩岸的軍民，對付無可抗拒的天災人禍時，往往求助於神佛上蒼。明朝末年修建、清代一再重修，三百多年來香火鼎盛的天后宫正殿所奉祀的媽祖神像，是由福建莆田湄洲恭請來的。相傳清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福建水師提督施琅就是捧著祂，踏波斬浪，率軍戰勝鄭成功的後代收復了臺灣。

供奉觀音菩薩香火的龍山寺，傳說創建於明代萬曆年間（一六四六～一六六一），在清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年）由武官陳邦光倡建，泉屬七郡人紛紛響應，將其從鹿港舊港口遷建於如今的地址。這座廟前大殿祭祀觀音佛祖，後殿祭祀北極上帝，可見鹿港人廣結善緣，供奉的佛祖十分寬泛。

早年往來鹿港的船隻常以磚石和酒甕壓船以避風浪，酒喝完了，酒甕堆

積如山。有人用喝完的酒甕或壘牆或做窗，風味獨特別致，被紛紛效仿，於是便為今人遺留下了養眼的「甕牆」風景線。

走在鹿港的大街小巷，二十多年前著名歌手羅大佑膾炙人口的〈鹿港小鎮〉彷彿仍然在耳畔迴蕩。

施叔青的先祖早年從泉州埕口移民臺灣，那時的臺灣還很蠻荒，瘟疫不斷，常遭受原住民的襲擊。

她降生的時候，鹿港已是個破敗的小鎮，沒落成荒涼的小漁港，正如她在自己一篇小說裡描寫的風情：

港灣的沙灘上，埋著零零落落的破漁船，船底朝天，讓牡蠣吃得一個個的黑洞。幾張破漁網，掛在竹竿上，獨自迎風飄蕩著。沙灘上有乾死的魚，腐爛的螃蟹，還有一兩隻泡得腫脹的貓的屍體。從海港到市場一條街上，左邊有一家賣香燭元寶的，掛得店金金紅紅，右邊有一家棺材鋪，烏黑的棺蓋齊齊的靠在牆上。從這條街岔進小巷裡，不遠便有一個專做漁郎生意的土娼寮，門口坐著一個肥大的土娼，穿著睡衣，露出半邊奶子，百般無聊的在哼著〈雪梅思君〉。巷底的小酒館裡，一個喝得滿面醉紅的浪子，正在跟那個老得聾掉了的酒保，大聲呼叫他昨晚跟他那個查某幹的淫猥的勾當。街上一個老瘋婦，獨自念念有詞，在替她那個淹死在海裡的漁郎兒子招魂，她身後不遠，兩個扮黑白無常的人，拖著兩條血淋淋的舌子，邊走邊舞。中午十二點正，太陽烈白地照在鹿港鎮上。